上訴案第 620/2020 號

上訴人：A (A)

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合議庭判決書

上訴人 A 的判刑及服刑情況：

- 於 2016 年 3 月 18 日，在第三刑事法庭合議庭普通刑事案第 CR3-15-0387-PCC 號卷宗內，因觸犯一項第 17/2009 號法律第 8 條第 1 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不法販賣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被判處 7 年 6 個月實際徒刑。

判決已生效，現正在服刑，上訴人將於 2022 年 11 月 13 日服完全部徒刑，並且已於 2020 年 5 月 13 日服滿了 2/3 刑期。

刑事起訴法庭為此繕立了第 PLC-167-16-2-A 號假釋案。在此案中，尊敬的刑事起訴法官於 2020 年 5 月 13 日作出批示，否決了上訴人的假釋。

對此，上訴人 A 不服上述決定，向本院提起上訴：

1. 被上訴的批示主要基於上訴人所觸犯之販毒罪案件中情節，認為上訴人的故意程度相當高，絕非偶然、單一的犯罪，反映其漠視法律，且上訴人沾有吸食氯氨酮的習慣，需要家人為其供樓的費用而四出奔波，可見其自身亦受毒品的惡害，更容易為求利益鋌而走險作案，故在特別預防方面，原審法院認為暫未

能合理預期上訴人能以負責任的態度重新融入社會及抵禦不當金錢利益而不再犯罪。

2. 在一般預防方面，主要認為本案所涉及的是販毒罪，而此罪本身惡性極高，對社會安寧及法律秩序的負面影響嚴重，認為若批准假釋，將再次打擊社會大眾對法律制度的信心，不利一般預防，故否決其假釋申請。
3. 然而，被上訴判決依據之假釋報告中所描述之事實明顯存有錯誤。
4. 首先，上訴人從來沒有申請任何貸款，亦沒有屬於自己的物業，因此沒有任何供樓的費用負擔，家人亦從來沒有為上訴人負過任何供樓的費用。
5. 而根據卷宗第 10 頁之假釋報告中之有關描述，當中指出上訴人“.....入獄前開始供樓，.....，連累家人為其負起有關的供樓費用和為他的事而奔波。”上訴人認為有關描述是完全錯誤之引述。
6. 上訴人一直與家人同住，得到家人的適當支持，沒有經濟負擔，且其入獄後亦已沒有再吸食毒品，故撇除錯誤之事實引述，上訴人為利益鋌而走險的風險很低。
7. 上訴人亦認為有需要藉此上訴更正不正確之處，否則裁判確定後，該等事實便可能一直作為考慮上訴人可否獲得假釋之前提（不利事實）。
8. 而事實上，上訴人僅於收到被上訴批示後方知悉上述錯誤之事實引述。
9. 因此，被上訴批示的事實前提存有錯誤，導致出現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為此，應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 415 條規定，容許再次調查證據，要求澳門之各間銀行及澳門物業登記局提供資料，以便查明上訴人是否曾因取得物業而申請及成功獲批貸款，為此，亦請求去函澳門金融管理局以便免除銀行之保密義務，並在獲取上述銀行機構回覆後，重新制作假釋報告。
10. 被上訴批示亦違反了澳門《刑法典》第 56 條之規定，存有《刑

事訴訟法典》第 400 條第 1 款所規定的瑕疵。

11. 根據澳門《刑法典》第 56 條規定，假釋的給予須取決於形式要件及實質要件的符合。
12. 形式要件指的是被判刑者服刑達三分之二且至少已服刑六個月；實質要件指的是，在綜合分析被判刑者的整體情況並考慮到犯罪的特別預防和一般預防的需要後，法院在被判刑者回歸社會和假釋對法律秩序及社會安寧的影響兩方面，均形成有利於被判刑者的判斷。
13. 根據卷宗資料顯示，上訴人已滿足形式上的要件。
14. 針對實質要件的一般預防而言，對上訴人所判處之刑罰的份量及刑罰的即使及切實執行實際上已對社會發揮着巨大的影響，並已讓每個人都知道販毒的嚴重後果，繼而不敢實施同類犯罪，故此，已達到一般預防的效果，亦即，在本案中，一般預防的目的已能達到。
15. 此外，按照被上訴之批示所言，販毒罪本身惡性極高，對社會安寧及法律秩序的負面影響嚴重，雖此為事實，但若因此而認為不應給予假釋機會，便等於剝奪該類型犯罪（販毒罪）行為人獲假釋的權利。
16. 相反，應該具體地就給予上訴人假釋對澳門社會可能造成的影響作出客觀評估，分析提前釋放上訴人是否會對本地區的治安、法律秩序及社會安寧造成負面影響，會否導致社會大眾對法律制度喪失信心。
17. 針對特別預防而言，上訴人已支付被判處之罰金及訴訟費用。
18. 且由入獄至現在未有違反任何獄規，屬信任類。
19. 根據監獄紀錄顯示上訴人行為的總評價為“良”。
20. 上訴人入獄後曾參與獄中的學習活動、於 2015 年 11 月 11 日至 2017 年 10 月 5 日參與樓層清潔職訓，其後於 2019 年 5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參與包頭及走火樓層清潔職訓。其亦投入參與獄中的活動，曾兩次參與監獄所舉辦的分享會，與外界分享其在服刑期間自我反省的思想和行為。

21. 此外，犯罪過後，上訴人不斷反思自己的過錯，並表示已真心悔改，亦承諾不會做違法及危害社會的事。
22. 上訴人多年來一直有參加澳門宣明會的助養兒童計劃，亦承諾出獄後會繼續透過慈善團體參加義工活動，服務社會。
23. 因此，毫無疑問，上訴人在服刑期間的行為是正面及積極的，並且是一位上進、好學、勤奮及善良的人，原審法庭應對上訴人的積極態度及其良好的轉變作出深入的考慮，因為事實上，上訴人這些正面、積極的行為及其良好的轉變已抵銷了給予假釋而對社會所造成的負面影響。
24. 服刑期間，上訴人的親友每星期到獄中作探訪，給予上訴人精神和物質上的支持。
25. 上訴人為本澳居民，上訴人已明確表示出獄後會與父母同住及一起生活，其父母亦期待上訴人能盡快出獄與他們團聚（見卷宗第 16 至 17 頁），而上訴人的女友亦表示願意等他出獄及跟他結婚，並期待跟他組織家庭（見卷宗 43 頁）。
26. 在工作方面，已有一所餐廳願意聘請上訴人擔任廚房雜工（見卷宗第 42 頁）。
27. 因此，不論是在家庭方面或工作方面，上訴人都已有一整盤計劃來準備回歸到社會。
28. 加上上訴人的祖母患上乳房腫瘤，在收到否決假釋申請的決定後，上訴人獲悉其祖母的病情惡化，癌細胞已轉移至骨骼（見本上訴狀文件 1，由於是上訴人在收到否決假釋之決定後方知悉之事實，故請求容許附入本卷宗），上訴人希望能早日出獄陪伴及照顧患病的祖母，減輕家人的負擔。
29. 在分析上訴人上述的整體情況，以及一般預防及特別預防的需要後，若上訴人獲得假釋及重返社會後，將不會為澳門的法律秩序及社會安寧帶來負面的影響，因為上訴人其後的行為已抵銷了給予假釋而對社會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30. 因此，在本次假釋審查中，原審法院不能僅基於上訴人作出犯罪行為當時的情節，便認為上訴人仍未能以負責任的態度重新

融入社會及抵禦不當金錢利益而不再犯罪，並基於上訴人所犯的是販毒罪，便認為若批准假釋，對法律秩序及社會安寧的維護仍有負面影響，從而認定不利一般預防，並否決有關假釋的申請。

31. 所以，被上訴的批示違反了澳門《刑法典》第 56 條之規定，存有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 400 條第 1 款所規定的瑕疵。
32. 故上訴人認為應宣告廢止被上訴的批示，並即時給予上訴人假釋。

同時，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 415 條，上訴人聲請再次調查證據，為此，請求法院要求澳門之各間銀行及澳門物業登記局提供資料，以便查明上訴人是否曾因取得物業而申請及成功獲批貸款，同時請求去函澳門金融管理局以便免除銀行之保密義務，並在獲取上述銀行機構回覆後，重新制作假釋報告。上述聲請之措施是為著澄清上訴人是否有供樓的費用負擔，以及其家人有否為上訴人負過任何供樓的費用，因為被上訴法院認為有關負擔有可能至使上訴人為求利益鋌而走險再次作案，故上訴人認為對上述事實的澄清具重要性。

綜上所述，懇請尊敬的中級法院各位法官閣下判處上訴人所提起之上訴理由成立，廢止被上訴的刑事起訴法庭作出之否決給予假釋之批示，並請求即時給予上訴人假釋。

檢察院對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作出答覆，認為應判處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並建議維持原審法庭之裁判。

在本上訴審程序中，尊敬的助理檢察長閣下提交了法律意見。¹

¹ 其葡文內容如下：

Alega o recorrente A estarem verificados todos os legais requisitos previstos no art.º 56, do CPM, para a modificação da execução da pena de privação de liberdade que o recluso cumpre, devendo ser-lhe concedida a liberdade condicional.

Subscrevendo as doughtas considerações do Digna Magistrada do Ministério Público vertidas na sua resposta à motivação do recurso, entendemos que não assiste razão ao

一、事實方面

本院認為，案中的資料顯示，下列事實可資審理本上訴提供事實依

recorrente.

A Lei ao exigir a verificação cumulativa dos requisitos previstos nas alíneas a) e b), do nº 1, do art.º 56, do CPM, pressupõe que a não verificação de qualquer deles determinará, necessariamente, a não concess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Parece-nos, assim, suficiente a fundamentação da decisão que assenta na falta de preenchimento de qualquer um dos requisitos essenciais legalmente exigidos, tal como sucedeu no caso *sub judice*.

No caso em apreço, a questão essencial reside em saber se está preenchido o requisito material de a libertação antecipada do recluso se revelar compatível com a defesa da ordem jurídica e da paz social.

Com este requisito pretende-se preservar a ideia de reafirmação da validade da norma penal violada com a prática do crime, tendo-se em vista a realização do fim da prevenção geral (de integração).

E, a verificação de tal requisito, decorre da análise dos elementos relacionados com o crime em causa, designadamente, a sua natureza, as circunstâncias da sua prática e a sua gravidade, entre outros, não relevando tão só a conduta posterior do condenado e factores favoráveis de reinserção social.

Como pode ler-se do Acórdão deste T.S.I., de 03.03.2005, Proc. Nº 22/2005, a gravidade do crime e demais circunstancialismo envolvente, deve ser projectado sobre a própria evolução da sociedade de forma a apurar se ela própria está apta a integrar e aceitar a libertação do condenado. Então, aí, as coisas não dependerão apenas do comportamento e da aptidão para a integração do condenado, importando ponderar factores exógenos.

Ora, tendo em conta todos os elementos verificados no caso concreto e a realidade social de Macau, temos por certo que é muito grave o crime cometido pelo recorrente, para além de perturbador da ordem jurídica e da paz social, isto é, o crime de tráfico de estupefacientes e de substâncias psicotrópicas, como é do conhecimento geral, a criminalidade relacionada com este tipo de actividade ilícita, causa muito sérios problemas sociais, que se constituem em prejuízos e riscos para a saúde pública e perturbação da tranquilidade social, relevando, assim, especiais exigências de prevenção criminal.

No caso *sub judice*, haverá que ter ainda em consideração que o recorrente, residente de Macau, exercendo as actividades de tráfico de droga, pelo menos, um mês.

E, tendo em conta razões de prevenção geral, o Tribunal a quo concluiu na sua douta decisão recorrida que existem razões para crer que a libertação antecipada do recorrente irá por em causa a confiança da comunidade no sistema jurídico e, conseqüentemente, provocar impacto social negativo.

Por outro lado, analisados os autos, tendo o recorrente condenado de crime de tráfico de droga, e, tinha hábitos de consumo de drogas, são factores que continuam a ferir a medida e uma juízo de prognose favorável à libertação condicional do mesmo, já que não há uma convicção fundada que este, uma vez em liberdade, conduzirá a sua vida do modo socialmente responsável sem cometer crimes.

Tudo ponderado, é de considerar não estarem verificados os requisitos previstos no art.º 56 do CPM, não devendo conceder-se a liberdade condicional.

Termos em que deve ser julgado improcedente o presente recurso.

據：

- 上訴人 A 的判刑及服刑情況：
 - 於 2016 年 3 月 18 日，在第三刑事法庭合議庭普通刑事案第 CR3-15-0387-PCC 號卷宗內，因觸犯一項第 17/2009 號法律第 8 條第 1 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不法販賣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被判處 7 年 6 個月實際徒刑。
- 判決已生效，現正在服刑，上訴人將於 2022 年 11 月 13 日服完全部徒刑，並且已於 2020 年 5 月 13 日服滿了 2/3 刑期。
- 監獄方面於 2020 年 3 月 25 日向刑事起訴法庭提交了假釋案的報告書（其內容在此視為全部轉錄）。
- 上訴人 A 同意假釋。
- 刑事起訴法庭於 2020 年 5 月 13 日的批示，否決了對 A 的假釋。

二、法律方面

上訴人認為已經符合假釋的條件，否決假釋的決定違反了《刑法典》第 56 條的規定。

《刑法典》第 56 條規定：

“一.當服刑已達三分之二且至少已滿六個月時，如符合下列要件，法院須給予被判徒刑者假釋：

- a) 經考慮案件之情節、行為人以往之生活及其人格，以及於執行徒刑期間在人格方面之演變情況，期待被判刑者一旦獲釋，將能以對社會負責之方式生活而不再犯罪屬有依據者；及
- b) 釋放被判刑者顯示不影響維護法律秩序及社會安寧。

二.假釋之期間相等於徒刑之剩餘未服時間，但絕對不得超逾五年。

三.實行假釋須經被判刑者同意。”

從這個規定看，是否批准假釋，除了要符合形式上的條件（服刑已

達三分之二且至少已滿六個月)以外,集中在要符合特別及一般犯罪預防的綜合要求的實質條件上。

在特別的預防方面,要求法院綜合罪犯在服刑過程中的表現,包括個人人格的重新塑造,服刑中所表現出來的良好的行為等因素而歸納出罪犯能夠重返社會、不會再次犯罪的結論。

而在一般預防方面,則是集中在維護社會法律秩序的要求上,即是,綜合所有的因素可以讓我們得出罪犯一旦提前出獄不會給社會帶來心理上的衝擊,正如 Figueiredo Dias 教授的觀點,“即使是在對被判刑者能否重新納入社會有了初步的肯定判斷的情況下,也應對被判刑者的提前釋放對社會安定帶來嚴重影響並損害公眾對被觸犯的法律條文的效力所持有的期望的可能性加以衡量和考慮,從而決定是否應該給予假釋”;以及所提出的,“可以說釋放被判刑者是否對維護法律秩序及社會安寧方面造成影響是決定是否給予假釋所要考慮的最後因素,是從整個社會的角度對假釋提出的一個前提要求。”²

那麼,我們看看上訴人是否符合假釋的條件。

在獄中,上訴人空閒時曾參與工作坊和非政府組織的宗教等活動。雖然沒有參加回歸教育課程,但有參與包頭及清潔樓層職訓。上訴人並沒有違反獄中規則,被列為“信任類”,行為總評價為“良”。

然而,我們一直認為,囚犯的犯罪後的表現,尤其是在服刑期間在主觀意識方面的演變情況顯示出有利的徵兆,亦不是當然地等同於假釋出獄後不會對社會安寧及法律秩序造成危害。這不單取決於其本人的主觀因素,而更重要的是考慮這類罪犯的假釋所引起的消極社會效果,假釋決定使公眾在心理上無法承受以及對社會秩序產生一種衝擊等負面因素。

而從上訴人所犯罪的嚴重性來看,尤其是所實施的販毒罪的事實,顯示其所實施的危害人類健康的行為,在一般犯罪預防方面就有著更高、更嚴格的要求,也就是說對此類嚴重犯罪行為在足以使公眾的心理承受能力能夠接受此類犯罪之前,提前釋放只是對社會、法律秩序帶來另外一次嚴重的衝擊。也就是說,這個社會還需要更多的時間消化此等行為給社區的法律秩序帶來的破壞的後果,這就決定了法院還不能作出假釋的決定。

² In Direito Penal Português, Ao Consequências Jurídicas do Crime, 1993, pp. 538-541.

因此，我們認為上訴人還不具備所有的假釋條件，其上訴理由不能成立，而否決假釋的決定應予以維持。

三、決定

綜上所述，本合議庭決定判處上訴人 A 的上訴理由不成立，維持原審法院的決定。

本案訴訟費用由上訴人支付，並應繳納 4 個計算單位的司法稅。

澳門特別行政區，2020 年 7 月 9 日

蔡武彬 (裁判書製作人)

陳廣勝 (第一助審法官)

譚曉華 (第二助審法官)